



市井话本

抓鸡蛋

胡剑英

星期天早上，我本想再多睡一会，突然，老妈在门外叫我陪她去抓鸡蛋。

我嘀咕，买鸡蛋还差不多。见我不信，老妈把一张药店的宣传单拿给我看，上面写着“新店开张，开展三天免费抓鸡蛋活动”字样，能抓几个得几个。

“我一次最多抓三个鸡蛋，你的巴掌大，今天得空借我用用。”

我觉得好玩，试着抓瓷盘里的鸡蛋，那是老妈几天的收获。我尽力张开五指山，然后小心翼翼收拢，笑着向老妈和我儿子展示：一手可以抓四个鸡蛋。

细问才知道没那么简单。活动要求留下地址，手机号，要听一小时专家的课后，才能抓鸡蛋。怪不得近来老妈收到好几个推销药品、优惠购买保健品的电话。

“别去抓鸡蛋了！家里的吃完了，我会到超市买的。上午跳跳广场舞，下午打打小麻将，爸去世了，你好好活着。”我对年过七旬的老妈说。

其实，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，现在想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。

那次下班回家，一个小伙向路过的中老年男人发放老式棉油打火机，机盖开合清脆有声，火花在暮色中一闪一灭，比那种一元一个的塑料打火机精致多了。我虽不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，却也驻足看了几眼。接过塞我手里的打火机，我骑上电动车想走，肚子真饿了。

那小伙拦住我，把我引到路边的一个小摊前：“玩玩吧。”既然受人小惠，我不便拒绝。

所谓玩玩，不过是一个转盘，拨转指针，指到画着什么物品的东西前，便取什么实物。有手电筒，有小饰品，有水杯……价格比较低廉，还有白送的,如果获得白送的东西，便可再转一次。小摊前已围了不少人，好几个兴奋中大奖的。

我比较“幸运”，先是得到一个水杯，再转时，我竟转到一个电动按摩器，可要价两百。是常有人上门推销的那种，作用不大，质量可疑，老鼠药一样卖不出去。我不想要，那小伙和老板马上变了脸，胁迫我买下，不然别走。我翻出钱包，说，拿去，就这一百元了，这才得以脱身。第二天我经过那里，已不见他们踪影。

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，我要是坚决些,少抱侥幸、贪便宜的心理,岂不是可以免遭此骗局?岂可也如鸡蛋样被他们随意捏拿？

社区几个大妈抓鸡蛋回来了，她们笑哈哈地交流着胜利经验。最奇葩者说道：“晓得吧？我不是傻乎乎地抓鸡蛋，我是叉开手指，摊开手掌撮鸡蛋。”我看看自己厚实肥大的巴掌，自愧不如。我欲言又止：你手提包里买了多少钱的药，得不偿失吧？

外婆说过的话

周慧玲

奶奶过世的时候，我在车江一中读初一，刚好是期中考试的时候。后来听亲人说，奶奶病了，因为没钱治病，就走了。奶奶走的时候是七十多岁。送奶奶上山的那天，我哭得很伤心。因为我第一次送我的亲人上山。

家乡的山花开了又谢了，谢了来年又开了。而我的奶奶却不再回来。

我的外婆姓王，生于民国元年。她个子不高，面容慈善。外婆家所在的村子离铁市街不远。她以前住的地方，门口有一条沟和一块坪，还有一口水井和一个池塘。在外婆家，我在亲人们的陪伴下度过愉快的童年。

父亲在我三岁就过世了。母亲一个人既要上班，又要照看我们。外婆家离我家不远，只需要沿着公路上一个坡，再走一会儿，再下一个陡坡，就在陡坡的路边，往右边走一会儿，就是外婆家。我们不会走路的时候，外婆帮忙照顾我们。后来我们稍微大一点，就经常结伴步行去外婆家，因为外婆家里有好吃的东西，还有我的表姐妹。

外婆喜欢把烧饼煮着吃。如果我们生日，外婆就会给我们煮鸡蛋吃。记得有一次去外婆家，外婆煮了鸡蛋和烧饼给我吃。晚年的外婆，背有点驼。她有一段时间给二舅舅家养猪，猪栏在屋后。她自己种菜和挑水，一个人煮饭菜吃。后来外婆挑水不动了，就要舅舅或孙子给她挑水。

外婆家的园子里有果树，如李子树和桃子树。我和同伴们常常爬树摘李子和桃子。外婆家的后山上，有板栗树，还有几棵枇杷树。枇杷黄了，风一吹，就掉在地上。我就去树下捡枇杷。我觉得捡枇杷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枇杷可以煮饭时一起煮，也可以熬汤。枇杷煮熟很甜，汤也好喝。外婆家门口不远处，还有柚子树、葡萄和无花果树。

外婆爱干净，老了也是如此。我在家

好好读书

朱朝生

读了多少书？书读进去了没有？读了之后又怎么样？是人们常争议的问题。其实，这并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。如果从读书的兴趣和效果来看，读书的人倒是有三种类型：一是不爱读书而又不得不读；二是爱读书却沉缅其中不能自拔；三是善于读书。

中国人不管读书有没有用，骨子里崇尚读书。钱钟书的父亲为儿子起这个名字，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愿望和骨子里的倾向。

爱读书的人也难以数计。他们在书中沉得很深，往往如痴如醉，流连忘返。他们能读出黄金屋、颜如玉来。所以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琼瑶迷、金庸迷。不少女孩模仿纯情的失恋者，在夕阳西下时，在雁儿林梢之地，寻寻觅觅，凄凄惨

秋风起，秋意渐浓。秋天是个让人沉思的季节，而我在秋天，会不由得想起那些故去的亲人，如我的奶奶和外婆等人。这些人曾在故乡的天空下生活了一辈子，如今他们已经化作烟尘，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我想用笔墨去写下我的亲人们，也许因为当时年纪小，不谙世事，对亲人的了解不全面，但是我还是大胆写下这篇文章，以怀念那些远去的亲人们。

我的家在一个小山脚下，那里山清水秀。院子里的房子呈框形排列，一条马路在院子前穿过。住在这里的这些人都是我的亲戚。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坪，我们孩子们经常在上面做游戏。春天，山花开了，家乡的后山上有红红的映山红和黄黄的老虎花。我和我的小伙伴就会上山采花。

想起我的奶奶，就仿佛看到一个挑水的身影。我的奶奶姓宋，全名至今不知道，也有人叫她三奶奶。印象中，奶奶比较高瘦，颧骨高，鼻子长。奶奶一生热爱劳动，晚年也没停止劳作。她上山砍柴，在菜地里忙碌。

奶奶的少女年代和青年时代，我无从得知。奶奶晚年住在大伯父家。她的床上是一床印花的棉被，床边摆放着一个木衣柜。她的窗户上有一个铝制的盖子，里面放着一些硬币。夏天的一个中午，有人在卖冰棒，我忍不住诱惑，从奶奶那里拿了一枚硬币买了一支冰棒，已经记不清是两分钱还是多少钱了。后来，不知道奶奶注意没有。不过，奶奶什么也没说。

奶奶对我们兄弟姊妹很好。因为我的爸爸过世很早，母亲有工作，所以奶奶在劳动之余，要照看年幼的我们。

我在老家住了几年，后来读五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母亲调到乡里的中心小学任教，我们全家一起搬家去了这个学校。

关于读书的定义很多，喜欢读书的人很多，背着书包读书的人就更多了。不读书与爱读书，其区别除了思想认识问题，还有一些客观原因。小时候发生在身边的一件事，令我记忆犹新。一位从没读过书的父亲，关心儿子的读书情况，便问：“儿子，你在学校读书咋样？”儿子答：“爸，其它还可以，就是物理难懂。”没想到这位父亲笑着说：“儿子，只要你好好读书，屋里（注：当地方言物理与屋里同音）不用你管。”儿子哭笑不得。这句话还成了当地的笑料。

书，不管读得多还是读得少，世人大凡是读过书的。读书人总有些讲究，或要一杯茶，或要一支烟，或要一个安静的环境。林语堂先生则与众不同，读书和想问题的时候，非要脚的位置高于头顶不可。